

C 文物里的太原

悠悠岁月,为太原沉淀了无数珍贵文物,它们是历史的回响、更是文化的传承。去年“文物里的太原”专栏广受读者好评,今年我们再度启程。

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,它们见证历史、传承文脉。在这个专栏里,一件件镌刻城市记忆的文物,将成为开启太原历史大门的钥匙。我们将继续带您沿着时光脉络,品读太原的沧桑与辉煌。

——编者



石核(太原市博物馆藏)

C 万物

黄瓜清香

薛宏新

黄瓜本姓胡,它的名字是隋炀帝改的。唐代吴兢《贞观政要·慎所好》中记载:“隋炀帝性好猜防,专信邪道,大忌胡人,乃至谓胡床为交床,胡瓜为黄瓜……”因忌讳胡人,隋炀帝把带“胡”字的物件都换了叫法。

黄瓜的清香从诗文里飘散而来。诗人陆游在《秋怀》中写道:“园丁傍架摘黄瓜,村女沿篱采碧花。”金秋时节,园中农人靠着瓜架采摘黄瓜,村中妇女沿着篱笆采摘鲜花。诗中好一幅郊野村居图,充满生机,令人神往。

我每年都要在老家的院里院外种上几畦黄瓜。春天雨水充足,黄瓜苗栽下去没几天,秧就蹿起尺把高。秧子长到二尺来高时,就得搭架子了。用拇指粗细、两米长短的竹竿,搭成了一个长长的黄瓜架。架子搭好后,就等着黄瓜秧牵蔓、开花、结果了。隔个三五天不去菜园,再去瞧时,黄瓜藤已上下左右爬满了架。

入夏,垂挂在竹架上的黄瓜,摘下,用水冲冲,手再来回搓几下,生食,清脆鲜爽。虽有一点涩,汁水从黄瓜中喷涌而出,很快冲淡了涩味儿。

一根黄瓜,丰富了餐桌和生活。黄瓜可凉拌,切片后,浇上醋和麻油,放盐,拍几瓣蒜头,剁碎,撒到上面,吃起来倍爽。也有人把黄瓜拿来炒肉片,咋炒,都不能放酱油,酱油色重,黄瓜的本性就是青绿、清淡。

黄瓜除了食用,还有药用价值,其性味甘凉,入脾、胃、大肠,具除热、利水、解毒之功,可治疗烦渴、咽喉肿痛、火眼、火烫伤等症,亦有减肥瘦身、美容养颜之效,益处多多,可谓平民菜、贴心菜。

黄瓜,用清新气味调和了大众的生活,旺盛了人间烟火。

石核:史前人类的硬核技术

王芳 文/图

一进太原市博物馆展区,最显眼的便是一块黑黢黢的大石头,有棱有角,有光滑处,也有脱落处,博物馆的标注为“石核”。考古人给石核做过“体检”,长52cm,宽24cm,厚14cm。石核也是有“出生地”的:古交凤凰岩。

古交在太原市西部,像一只鸟儿栖息在吕梁山中段的一片“树叶”上。吕梁山的基本骨架生成于李四光提出的“吕梁革命”,距今大约20~18亿年,6500万年前,燕山运动使吕梁山轮廓形成。“全新世时,山地继续上升,河流的切割作用继续加强,盆地不断下降,冲积扇不断前移,形成了多级扇,盆地中心,汾河左右摆动,随成今日之地形地貌。”(常一民《先秦太原研究》)当然,古交地形地貌也在其中。300万年前,汾河形成,从北向南蜿蜒时,路过古交,汇集了屯兰河、狮子河、大川河等几条支流,穿过太原,奔黄河去了。

山,河,注定人类的活动半径。

人们把农业文明起源之前,使用打制石器的史前人类遗存,称为旧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文化。太原地区哪一年有了人类,不能确指,但可以知道的是,距今约240~70万年前,晋中地区包括太原,还是一片古湖时,古交的一些台地上,就有了人类生存的痕迹。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从猿人过渡到直立人阶段,已经学会使用简单的石器做工具,能完成狩猎和采集活动。人类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气候里,与许多树木和动物为伴。他们已经学会使用火,有晋南西侯度遗址为证。

石核,是指古人类使用剥片工具在石料上剥片或打片产生石片后,遗留下来的内核部分,一般较大而瘦长,亦称石叶石核。也就是说,石核是一块大石料的“内心”。因是石质,确实也可称之为“硬核”。石核是用来打砸动物或植物的,也可用作武器。

这片石核发现于上世纪。

凤凰岩属于古交旧石器遗址的一部分。古交遗址于上世纪50年代末被发现,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了凤凰岩遗址,考古人在这里做了几十年的调查和发掘,发现了包括石核在内的砍砸器、刮削器、尖状器、石锤等工具。石核就属于砍砸器。

古交的多处旧石器遗址,联结起一个太原地区远古时期古人类的生活图景。汾河边的台地上,人

类过着群居的生活,这时的气候是末次盛冰期来临前的温暖期,相对适宜人类生存。这里周围应该有森林,山前有草原,树木和青草铺满空地,汾河清澈,缓慢而平静地流淌,许多动物奔跑在森林和草原中,蓝天、白云、青草、鲜花,交织成人们的生态环境。人类一般是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,白天出去狩猎动物或采集植物的果实、叶、根、茎,或者去附近河滩里捡拾鱼类,晚上在山洞里栖息,两块燧石摩擦,生起火,驱散野兽和黑暗。他们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,寿命很短,艰难地繁衍。

上世纪中国最先发现的旧石器遗址,是临汾丁村。为写作《大地上的遗珍》一书,我曾采访过把一生都献给了丁村的考古人陶富海,陶先生说过,华北旧石器地点,存在“工”字文化网络,上面一横是桑干河到河套地区的遗址,中间一竖是循汾河流域分布的从静乐到万荣的遗址,下面一横是从渭河到黄河分布的遗址。这也符合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的“Y”字文化理论。其实,在我看来,陶先生的上面一横,相当于“周口店—峙峪”体系,石器较小,主要使用刮削器,下面一横相当于“匼河—丁村”体系,石器较大,多使用砍砸器,而这两种使用不同石器的人沿着汾河来来往往。虽然凤凰岩石器多延续南边丁村体系石器特征,但古交地区同时也发现了北边的小石器,充分证明,太原地区是古人类南下北上的通道,同时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。

石头总是比人的肉体更长久的,使用这块石核的人早已灰飞烟灭,整个古交使用旧石器的人,也都化作尘世中的一粒尘埃,而石核,被古人类打制过的“硬核”工具,却顽强地带着远古人类的气息存在着,试图告诉后人一些东西。

古交,因汾河和孔河二水于此交汇而得名,境内峰峦叠嶂,沟壑纵横,一直到公元前541年大卤之战中,晋国大败戎狄,此处归于晋国,面目才清晰起来。很多很多年前的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在这里的演化,都像一场梦一样,起笔一挥就消逝于天地间,所幸还有考古人。

考古人用自己的岁月释读无字地书,他们把不会说话的石头搬进了博物馆里,他们和石头,慢慢地露出了最美的笑容。

C 文物

瓷枕里的千年清凉

杨晓姝 文/图

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厅里,一件金代三彩虎枕静静陈列,它以卧虎为形,虎头伏于前腿之上,浓眉大眼间透着憨态,小鼻宽嘴微露门牙,口内特意开一气孔;虎尾贴于身侧,虎背作枕面,黑彩绘就的折枝花纹灵动雅致。虎身通体以黄、黑二彩装饰,色彩明快又不失沉稳,将威猛与温顺巧妙融合。它不仅是金代制瓷技艺的缩影,更藏着古人与瓷枕相伴的千年往事。

瓷枕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。目前发现最早的瓷枕实物,是隋开皇十五年(595)河南安阳张盛夫妇合葬墓中的随葬品。到了唐代,瓷枕开始批量生产,变为寝具与诊脉工具。

宋金时期,瓷枕迎来黄金时代。形体变大的同时,装饰技法也突飞猛进。山西博物院的这件三彩虎枕便诞生于此时。卧虎造型在宋金瓷枕中颇为常见,古人认为虎能辟邪镇宅,将瓷枕塑造成虎形,既有实用价值,又寄托了平安吉祥的祈愿。

古人对瓷枕的青睐,首先源于它的实用属性。瓷枕枕面有釉,自带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,是天然的“避暑神器”。空心的瓷枕还被当作小型“保险柜”,兼顾实用与安全。

从人体工学角度看,瓷枕设计颇有讲究。瓷枕多做成贴合头部的凹陷曲面,能有效保持颈部自然曲



金代三彩虎枕(山西博物院藏)

度。瓷枕高度多在10厘米左右,这与现代医学推荐的成年人最佳枕高一致,可见古人的生活智慧。

除了实用,瓷枕更是承载文化的载体。宋金时期的瓷枕装饰极为丰富,山西博物院的金代三彩虎枕上的黑彩折枝花,便是当时流行的植物题材装饰。那时的瓷枕纹饰包罗万象:有展现生活温情的卧女枕、孩童枕;有再现历史片段的故事枕。这些图案不仅是工匠技艺的展现,更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习俗与审美追求。

瓷枕在明清时期逐渐式微。随着更优制枕材料的出现,瓷枕生产范围缩小,多沦为专为逝者辟邪的“寿枕”。

如今,当我们凝视山西博物院的这件三彩虎枕时,透过这方清凉枕具,我们能窥见古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情怀。